

吏部
選舉
銓課

拾三

15
1365
14



門 45
號 1365
卷 14

五藤藏書

古今議論叅卷二十八

古今議論叅卷二十八

論冢宰下兼六卿

閩中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爾奮訂閱

林之駟

官制曰天下之治最患乎體統之不正使上下無以
相臨人主之無所顧忌也夫大臣之權分裂四出不
在已百官有司隨所寵幸而迭用事人主意向所在
羣臣覘影而疾趨之而為大臣者反低回畏忌以取
容是無體統之為也體統既失大綱小紀始壞散而

昭和十七年
二月七日
購

古今論衡卷十七
不可收。尊名重分始顛倒而不相禁制。高爵厚祿始輕濫而不復顧惜。當是時也。上下無以相臨。而至于相陵。人主不惟無顧忌。而至于有輕殺大臣之禍。天下之多事。而治道之日不隆。其源流蓋如此。若昔大臣論道經邦。下至一職一事。苟有關於國家之理亂。而係于人主之心術者。皆在掌握之中。使之比附。聯絡受制于己。非厚集權勢以自尊也。體統之所在。大臣不以爲嫌。而人主不以爲專也。每讀天官治典。博觀六十官之職事。凡出納之要。職宿衛之親。人供奉

之近習。王府財用之司。存宮中使令之嬖密。凡布列于王官之內外。而近迫于人主之左右者。一舉而盡屬之冢宰。馬夫。是以羣士大夫之職業有所統。而不敢自恣。人主之心術有所礙。而不敢自私。紀綱不散。名分不易。爵祿不輕。而左右前後之人。侍御僕從之事。宴安玩狎之際。無敢蠱壞人主之心術。而侵竊大臣之權柄者。體統之正孰大于此。自漢以來。大權散布。上不得以臨其下。外不得以制于內。人主惟意所欲。爲小人惟利是視。君臣上下相與快意于法度之

外。而亂萌。禍基。四面併起。天下遂不可為。故自出納之要職。不領于大臣也。而宰夫之官。遂去為中書尚書之任。中書尚書。迭用事。而霍光之權重。恭顯之事起。尚書中書之形成矣。自宿衛之人。不領于大臣也。而宮正。宮伯之官。遂以去。為光祿衛尉之任。光祿之屬。日益親。而門下。遂為省。加官。遂為司侍中。遂為宰夫矣。自供奉之近習。不領于大臣也。而膳夫而下。掌次而上。遂去。為少府太常之任。比其極也。關內侯騎都尉之爵。至及于烹庖樂工醫師之職。至鳴玉而曳。

組門下太僕之司。至又分為尉中省。為內諸司使矣。至王府財用之司存既非大臣之所統屬。則姦貪懷至侵冒之圖。如妾起誣詛之風。閹寺擅廢立之權。夫誰得而制之。嗟夫。宿衛非小人也。飲膳烹庖酒漿醯鹽非微物也。掃洒縫染非賤職也。而帷轡次舍非細事也。大臣制其權。則小臣不得專其事。天子不得快其私。周公深見遠識。後世弗念。橫流至是。是則可恨也。而究論其所自。則始于陳平之自棄其權。武帝習見其事。遂舉其權而授之羣臣。有司上下相臨之勢。自

是解散而不可復合。方文帝以刑獄問陳平。顧以為得宰相之體。而不知宰相之無權。蓋始于此。夫錢穀之出入。決獄之多寡。國家之本。而生民之命也。宰相不與聞。而顧使天子責之。廷尉責之內史。則凡九卿中二千石之事。豈復與聞耶。夫天下之事。宰相不得與聞。而歸之天子。天子不能察。而歸之左右近習之人。國欲治。可得耶。然則後世如欲復古。以為治要。當自周官始。欲復周官。要當自家宰始。庶體統正。而天下之事。可以次而舉矣。

施爾奮曰。此言大臣當制其權。而歸究於陳平。可謂本論。然陳平非惡權。而自棄。欲制權而不能也。方決獄。錢穀有問。平實與周勃俱。莫知。但周勃少文。陳平在。智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平又不敢強對。急即塞責。以廷尉內史耳。因憶宣帝時。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御史卒遽。類周勃丙吉。以先聞馭史言。其對見為憂邊。思職使平倖知出入多寡。數不猛。將具對。以取勞。勉吉非得豫視科條。不又推憂邊非宰相之職乎。漢二大臣者。于國

家事若此安望能制其權也。丙吉甚至清道逢鬪死傷縱橫卒乃祖述陳平委職長安令京兆尹亦曰調理陰陽遮羞於問牛之喘不更鄙而誣乎宋儒喜見得陳平理陰陽三字程便稱其知學朱便稱為得體至司馬公之論丙吉也以宰相所調陰陽者非拱手而陰陽自調必自佐人主治庶政始為茲論之前矛歟。

選舉

杜祐

自昔羲后因以物命官事簡人淳唯以道上無求欲於下下無干進於上百姓自足海內又安不是賢而非愚不沽名而尚行推擇之典無所聞焉爰洎唐虞之官人也俾以水土緝熙帝載敷五教正五刑播五穀典三禮咨于四嶽明揚側陋詢事考政舉無失德然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流四凶族不仁者遠斯則選賢任能之大畧也三王之代朴散俗澆難以道馭務勤其教立庠塾於鄉閭建黌學於都邑訓公

古今言論卷之八 五
卿大夫之子弟設俊造之目而勗勉成之自幼年入
學至四十方仕然後行備業全事理績茂秦漢以降
乃異於斯其行教也不深其取材也務速欲人浸漬
於五常之道皆登仁壽之域何可及也夫上材蓋寡
中材則多有可移之性致其教方善若不敦其教欲
求多賢亦不及已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
政立本使之然也而况以言取士既已失之考言唯
華失之愈遠若變茲道材何遠乎

論魏晉中正九品之法

馬端臨

按魏晉以來雖立九品中正之法然仕進之門則與
兩漢一而已或公府辟召或郡國薦舉或繇曹掾積
累而陞或繇世胄承襲而用大率不外此三四途轍
然諸賢之說多欲廢九品罷中正何也蓋鄉舉里選
者採毀譽于衆多之論而九品中正者寄雌黃于一
人之口且兩漢如公府辟掾屬州郡選曹僚皆自薦
舉而自試用之若非其人非特累衡鑑之明抑且失
倚毗之助故終不敢十分徇其私心自中正之法行

則評論者自是。人擢用者自是一人。評論所不許則司擢用者不敢違其言。擢用或非其人則司評論者本不任其咎。體統脈絡各不相關。故徇私之弊無錄懲。章又必限以九品。專以一人其法太拘。其意太狹。其迹太露。故趨勢者不暇舉賢。如劉毅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是也。畏禍者不敢疾惡。如孫秀爲瑯邪郡吏。求品于清議王戎從弟衍。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怨者皆被害。戎衍獨免。是也。快恩讐者得以自恣。如何邵初亡。袁粲吊邵子岐。

岐辭以疾。粲曰：今年決下卿子品。是也。又如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見之。鄉里以爲貶坐。是沉滯累年。謝惠連愛幸。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坐廢不豫。榮伍尚書僕射殷景仁愛其才。乃白文帝言：臣小兒時便見此文。而論者云是惠連。其實非也。文帝曰：若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乃始爲彭城王義康參軍。閭績父卒。繼母不慈。績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績盜父時金寶。訟于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績孝謹不怠。母後意解。更移中正。

乃得復品。以此三事視之，其法甚嚴，然亦太拘。蓋人之履行稍虧者，一入品目，遂永不可以拔。其前條則天下無全人矣。况中正所品者，未必皆當乎。固不若採之于無心之鄉，評以詢其履行，試之以可見之職業，而驗其才能，如兩漢之法也。

論賢良方正

馬端臨

按自孝文策晁錯之後，賢良方正皆承親策上親覽，而第其優劣。至孝昭年幼，未即政，故無親策之事。乃詔有司問以民所疾苦，而所問者鹽鐵均輸權酷皆當時大事，令建議之臣與之反覆詰難，講究罷行之宜。卒從其說為之罷權酷，則雖未嘗親奉大對，而其視上下姑相應以義理之浮文者，反為勝之。國家以科目取士，士以科目進身，必如此，然後有益於人國耳。獨怪文帝時對策者百人，晁錯為高第。武帝時對

策亦百人公孫弘第一弘素曲學又值不稱旨罷免之餘其為詞說取容無足怪。晁錯知治體善議論又遇謙恭好問之主。乃諄復乎五帝神聖之說。贊頌不容。口反不如為太子家令時所言。勸農備邊之策。為確實然則百餘人者可知矣。

賢良方正與建議之臣。反覆詰難講究。罷行之宜。雖唐虞清問在下。不是過也。此科畢竟可行。縱使千人僅得一然。已得一人之用矣。

論賢良方正

馬端臨

論孝廉

馬端臨

按漢時詔郡國薦舉人才賢良方正與孝廉二科並行。然賢良一科文帝與武帝時每對輒百餘人。又徵諸公車上書自衛鬻者以千數。而孝廉之選文帝之詔以為萬家之縣。亡應命者。武帝之詔以為闔郡不薦一人。蓋賢良則稍有文墨材學者可以充選。而孝廉則非有實行可見者不容謬舉故也。然東漢以來孝廉遂為取士科目之通稱。不復有徇名責實之舉。不過試以文墨小技而命之官。至倥偬之際則併不

試文而悉官之矣。隋唐而後復有明經進士等科。遂無復有孝廉之舉。蓋隋唐而後之明經進士。卽東漢之孝廉。皆借其名。以爲士子進身之途耳。然上之人慕孝廉之美名。故亦時有察舉之詔。而貞觀之孝廉。至不能答曾參所說孝經。開寶之孝弟。至不能言所習之業。淺陋可笑。如此。蓋自以文藝取人士之精華。果銳者。皆盡瘁於記問詞章。聲病帖括之中。其推朴無文之人。不能以明經進士。自達遂欲別求進身塗徑。故夤緣州郡。以應詔舉。詳史所載。二帝所以

詢訪之者。固非僻經奧傳。放以不知而已。不能答則其無抱負可知。景祐間李淑言。所謂茂才者。本求出類之雋。而士之不利鄉舉者。應焉。非求材之本意也。意貞觀開寶所解孝梯力。曰。文武材幹。皆不能應鄉舉之輩耳。

無復有孝廉之舉蓋隋唐而後之明經進士即東漢
之孝廉皆借其名以為士子進身之途耳然
之人慕孝廉之美名故亦時有察舉之詔而貞觀之
舉文輩且能答曾參所說孝經開寶之孝弟至不能
意貞觀間寶池編萃制也此文流林樾皆不謂意
勝步高節士之不保舉皆熟熟非求林之本意也
其無所責也景餘開李熾道而謂茲求皆本求也
隋蓋多非國非糾錄與轉遇以不候所也不論答國

論宏詞

葉適

法或生於相激宏詞之廢久矣紹聖初既盡罷詞賦
而患應用之文從此遂絕始立博學宏詞科其後又
為詞學兼茂其為法尤不切事實何者朝廷詔誥典
冊之文當使簡直宏大敷暢義理以風曉天下典謨
訓誥諸書是也孔子錄為經常之詞以教後世而百
王不能易可謂重矣至兩漢詔制詞意短漏不復髣
髴其萬一蓋當時之人所貴者武功所重者經術而
文詞者雖其士人譁然自相矜尚而朝廷忽畧之大

要去刀筆吏之所能無幾也。然其深厚溫雅猶稱雄於後世而自漢以來莫有能及者。若乃四六對偶。飾櫟贊頌。循沿漢末以及宋齊。此直兩漢刀筆吏能之。而不作者。而今世謂之奇文絕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於朝廷。何哉。自詞科之與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爲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親切用事。精的相誇。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擅終身之官爵者。此風熾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居卿相顯人父子孫相望於要地者。率詞科之人也。其人未嘗知義。其學未嘗知方也。其才未嘗中器也。操紙援筆以爲比偶之詞。又未嘗取成於心。而本其源流於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卿相顯人待之。相承而不能革哉。

漢武元封中詔郡縣察舉吏民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於是州舉茂才。移名丞相。丞相召取三科。一明經。一明律令。一治劇。愚謂士不能治劇。不明律令。卽明經且無用。况宏詞乎。唐制亦有明經。明法。明算。一史。三史。諸科。蓋史與經等。而明法與明經等。法術正經術也。宋制進士自第一人

而下亦皆令試律而王安石端用帖括經義然宋
進士科往往為將相極通顯而帖括經義之科不
過為學究而已是以誤人直至於今

論佐吏

馬端臨

西都公卿士大夫或出於文學或出於吏道亦繇上
之人並開此二途以取人未嘗自為抑揚偏有輕重
故下之人亦隨其所遇以為進身之階而人品之賢
不肖初不係其出身之或為儒或為吏也是以張湯
趙周輩之深文巧詆趙廣漢何並之強明健決固胥
吏習氣也若公孫弘之儒雅丙吉之賢厚龔勝之節
操尹翁歸之介潔亦不嫌於以吏發身則所謂吏者
豈必皆浮薄刻核之流而後始能為之乎後世儒與

吏判為二途。儒自許以雅，而詆吏為俗。於是制繁治劇者為不足，以語道。吏自許以通，而謂儒為迂。於是通今博古為不足以適時，而上之人又不能立兼收並蓄之法。過有輕重抑揚，於是拘謫不通者一歸之儒，放蕩無恥者一歸之吏。而二途皆不足以得人。

蘇東坡廣士論云：趙廣漢、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拔之于吏胥之中，而出之，皆可以為將入。

之皆可以為相。是故上之人待之如兩漢，擇之以才，遇之以禮，恕其小過，察其賢有功，爵之貴，之祿之，使其志知得，自奮于功名，故終不肯自棄于惡。以賈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又曰：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三代以上出于學，戰國至秦出于客，漢以後出于郡縣吏，魏晉以來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舉。雖不盡然，取多者論之。夫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戒始皇。然當時無一人叛。

者以凡民之秀傑皆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卽亡也始皇旣并天下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于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老死于布褐乎抑將嘆息輟耕以俟時也使始皇知處此四人者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若是之速也縱百萬虎狼于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又有無沮善及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路總不外茲篇之意不具載云

之論以開功名之路總不外茲篇之意不具載云

以奉上皆惟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既并天下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于四公子者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橋殿黃陂老死于布褐乎抑將嘆息輟耕以俟時也使始皇知處此四人者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若是之速也縱百萬虎狼于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

論辟署

馬端臨

按兩漢二千石長吏皆可以自辟曹掾而所辟之槩多取管屬賢士之有才能操守者蓋必如是乃能知閭里之奸邪黔庶之休戚故治之顯著常必繇之後世長吏既不與之以用人之權而士自一命以上拘于三互之法不使之效職顯能于本土士之賢者亦以隱情惜已不預郡府之事為高而與郡守縣令共治其民者則皆凶惡貪饕舞文悖理之胥吏大率皆本土人也然則豈三互之法可行之于僚掾而獨不

行之于胥吏。可施之于有行止之命官。而獨不可施之于無籍之惡少乎。

此段文字模糊，似有「命官」等字樣，但多被墨迹或水漬遮蓋，難以辨認。

論薦舉

舜命禹為司空而禹則遜之稷契臯陶命垂為共工而垂則遜於受。新伯與益之遜於朱虎熊羆伯夷之遜于夔龍與四岳之薦。繇此皆古之薦舉也。春秋時趙簡子貢賢不避讎。祁奚之兩舉其子不以私而害公。漢初薦士無定法。韓信則蕭何薦之。陳平則魏無知薦之。賈誼則河南吳公薦之。宰相薦士或起家至二千石甚者。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皆自田竇推轂之功。武帝欲殺其權。遂置加官出入內庭。

以薦導人物如司馬相如朱買臣王父偃之徒皆侍中之所薦而丞相遂不得薦士公孫弘雖開東閣而亦不聞薦士也光武詔三公至州牧舉茂才孝廉郡國守相未滿歲不得薦舉則薦舉漸有法矣三國周瑜之薦魯肅呂蒙之薦陸遜各推其才而後舉唐常何之薦馬周一聞其名而即日促詔婁師德之薦狄仁傑狄仁傑之薦張柬之張說之薦張九齡爲秘書裴度薦李德裕之才堪宰相裴垍不以故人之求舉而傷朝廷之至公曹彬薦其次子瑋呂蒙正薦其猶

子夷簡不避親也呂夷簡薦范仲淹文彥博薦唐介不避仇也李文正不市私恩王文正不受私謝呂文靖薦包孝肅以其同巷不求見司馬公薦劉元城以其無書抵政府皆大臣爲國之念也蓋嘗考之漢薦舉之制河南守舉賈誼益州守舉王褒是郡守薦士也四府舉辛湯五府舉段會宗是公府薦士也暴勝之以直指薦雋不疑閻崇以執金吾薦龔勝何其薦士之寬也至於嚴延年舉獄吏賊不入已猶坐貶秩何武舉方正者槃辟失禮有司以爲詭舉虛僞左遷

蓋漢薦舉之路廣而同坐之法嚴也我

太祖皇帝定鼎之後咨賢而治恐才之難欲天下求

之長於藝者皆在選例此洪武八年之令也天下朝

覲各舉所知一人此洪武十三年之令也舉經明行

修練達時務之士洪武十九年之令也兼舉文武及

通書律廉吏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洪武二十

七年之令也

宣宗卽位益加祗承于都御史劉觀之奏則曰卿大

臣所舉必當如孫朴言吾輔政無功惟薦一二臺臣

無愧而連坐之戒不可不嚴于楊士奇之奏則極

用禹舜之公心自今極刑之家不可遽棄至于大逆

之家不宜復用

英宗承之從楊士奇之議而循舊法從李之奏而用

年富規模宏遠孰有如我祖宗者乎然而賢否混

淆所知有限專引知識則嫌于挾私難服衆心若止

循守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如之何而可哉必如司

馬公十科之說一日行義純固可爲師表如蕭嵩之

薦韓休二日節操方正可備獻謀如李喬之薦李邕

古今言論卷之八
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如謝安之薦謝玄四曰聰明公正可備監司如匡衡之薦孔光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如蕭望之薦薛廣德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如張說之薦張九齡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如魏元忠之薦吳兢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民如袁盎之薦張釋之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如李祐之薦李巽十曰練習法令能斷清獻如丙吉之薦定國如此則循名責實自興循讓之風而事舉言揚必無遺賢之嘆矣

陸宣公議臺省長官薦舉屬吏狀請于除書之內具載舉授之繇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亟褒升亟失則亟黜免以爲此法非止搜揚下位並可閱試大官所謂達觀其所舉卽此義也又曰今日之臺省長官卽他日之樞要宰臣也豈有爲長官之時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遂可擇千百具察哉此議一一可見施行

明○公○正○可○備○監○司○如○匡○衡○之○薦○孔○光○五○由○經○術○精○通
可○以○發○而○對○于○百○具○察○其○此○類○六○一○可○良○政○亦○可○備
顧○明○益○有○為○其○官○之○執○不○論○舉○六○二○國○吏○其○宰○臣○亦
如○美○也○又○曰○今○日○之○臺○官○其○官○唱○賦○且○之○賦○要○宰○臣
益○對○其○不○並○而○國○精○大○官○視○其○豈○購○其○也○舉○唱○也
為○金○運○其○順○而○其○長○運○夫○順○而○其○也○其○也○其○也
如○其○種○舉○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取士議

林文裕

取士之法三代尚矣尚賢而尚功漢世明經茂才賢
良方正孝弟力田制策詞賦武勇律令或徵之朝廷
或辟之公府非一途也若汲長孺蘇子卿卜式不在
此論耳晉臺名流採聞譽每於此間得真才焉王茂
弘謝安石是也又於此間失之王夷甫是也九品之
制自魏迄晉馬唐制兼漢晉而錯舉之然而首重詩
賦涉於浮矣如郭汾陽李鄴侯寧其選乎宋室明經
制科論策詞賦附之或兼才並收偏長獨取王呂歐

蘇不愧科名。韓范富鄭又出其表。岳飛虞允文未舉武科。要之法有已密而容疎。始善而終弊。士有挂一而漏十。真求而偽應。則飭法者必鼎新而維舊。司命者須公衡而炳鑑。可也。人才不可以一局。科名不足以盡品。取精於制中。通方於法外。可也。求備則世無其人。因才則國收其用。毋使草莽多遺落之賢。皇家有疎脫之網。可也。我太祖高皇帝廓清宇甸。首闢延訪山林響應。即漢之徵辟。三代之尚賢也。尋開鄉會兩試。文武殊科。文科先經義。後論策。表判及改進。

士入翰林。則試詩賦。武科先弓馬。後論策。乃兼唐宋而損益之者也。當日殫神聖之心思。合堂簾之裁酌。千古媿隆一詞。莫贖。雖然竊有進於美善之外者。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聖人重之。漢以通孝經為博士。晉以通老易為名流。唐集漢諸家註疏。以爾雅周禮儀禮合六籍。孝經語孟為十三經。宋有通孝經論語為一經。又拔禮記之中庸大學。參之語孟為四書。今罷孝經而不取。士是聖門之所重而輕之也。宋王安石削春秋不入學官。宮牆之玷也。本朝

古今詩話卷之二十八
經學大明闡發至教益欲以孝治天下可使孔氏之
元經而默穆焉似宜參四書而五之使五經之士得
皆通之令其瞭然百行之宗也宋初功令士子首試
經義按傳摭識疑信異同而辨折之及王安石領式
比耦沿襲至今拙者剽拾舊聞巧者雕辭絢句初不
見羽翼表章之義微顯闡幽之說矣則宋初之意可
尋末流之弊當剔也德行不附於文學博綜經史洞
悉樂律深於學矣政事特優於言語有爲治不多言
直戇而少文不炫於言矣敦朴不耀負竒絕俗則

聖祖博訪之盛典可循周漢之故事可法也制科徵
辟可兼行矣國初懲胡唯庸之變朝不宅相以宗
伯冢宰攝內閣論道分職之謂何哽而廢食乎相度
卿才必有分矣三公六卿非總理也又以翰林儲公
孤禮官培凝丞登庸宅揆出此限格彼漢之張廩龔
黃皆以治行入台輔金日磾降虜受顧命唐裴度宋
寇準出將而入相又何資格之限哉故格外可通也
武科先弓馬後武畧蓋使智勇互調文武相濟者也
又安旣久則推翰墨以清高目甞蓋爲椎魯將種也

而廢韜鈴干城也而捐騎射武場徒具應制虛文一
且戎馬生郊鯨鯢吹浪將使賦詩退虜揮塵揚氛乎
蘇轍謂簡將才必重武舉者矣然而文武難全智勇
雜出三科募壯奴虜並收不可不講也若夫講武而
明經不妨兩科並應尊俎折衝不厭學士詰戎安攘
迭用常變無虞磐石之計其在是與

陳眉公先生曰孝經閨門一章繇周秦而下傳漢
至唐列為二十二章開元間博士司馬貞為國家
諱始黜之而唐遂有馬嵬之禍則孝經閨門之教

廢也王荆公謂春秋爛朝報不列學官使先聖筆
削之書人主不得聞講學士不得相傳習而宋遂
有夷狄比懷之禍則春秋內外之防與復讐之教
廢也孔子曰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書抹去禍
及家國宣尼之書可謂靈矣故曰畏聖人之言此
等議論人世之日月雷霆也合先太史議二經不
以列學官所取何士耶

元太史嘉亨公筆也公同兄禮亨公諱文秩同
承樂乙未進士並改授翰林庶吉士兄年十有

古今議論卷之十八
七公年十有四先年領鄉書時有十三舉子人間
少五月明經天下無之句云公試禮部反廷對
俱擬第一人皆以稽音類酷竟易名焉典試滇南
路有懷金數十斤求薦者公峻卻之滇人士爲構
部金亭矣二公郡志並載名臣傳

議三途並用

李廷機

天下之才譬若馬然有上中下乘馬上乘不鞭策而
自千里也。下乘雖鞭策之不前也。若夫中乘則在乎
鞭策之而已。夫才亦何異于是。今世談用人者越拘
學之見莫不曰三途並用。然未觀並用之效者何也。
夫乃于鞭策之道未之究也。其當議者有五。一曰議
銓。以公其用。二曰議舉。以厲其氣。三曰議考。以服其
心。四曰議任。以要其當。五曰議撫。按以司其權。今銓
人大都進士。則畀以鉅者。繁者。中土者。科貢。則畀以

小者簡者遐陬者愚以爲夫豈無進士而不宜于鉅
且繁者乎夫豈無科貢而宜于鉅且繁者乎矧遐陬
之區多稱難治如之何輕畀之也胡不均而用焉進
士而不宜者卽處以小者簡者而不爲故抑科貢而
宜者卽處于鉅者繁者而不爲故伸至于遐陬難治
尤慎選以往要以明天官用人自不可測視其才所
堪而無所膠于常調則除目一下而天下之才已爭
奮矣故曰議銓以公共用也夫三途之格業已然矣
使進士而無別于科科而無別于貢則天下誰復應

進士舉者今欲混然不爲之斟酌其勢難行卽行之
而不可以久愚請詔巡行使者所推轂以十爲率進
士十之五科十之三貢十之二今薦牘所列率右進
士科寥寥而貢又甚矣自非進士往往以格自限而
不思振拔誠令科貢得與進士分牘而列誰甘自棄
者故曰議舉以厲其氣也今監司使者之考羣吏也
進士稍稍能其官予上考矣卽不能猶疵之科貢一
不當寘下考矣卽能猶抑之如是而何以使人心服
而強爲良吏也母亦令監司使者一秉公道惟視其

古今議論卷之八
政之何如而置其考。不得操成心有所軒輊于其間。夫然後居下考者亦曰上之人未嘗薄我而我自棄也。各自咎而無所缺于上。故曰議考以服其心也。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夫罪之以其罪誠太苛。然所任不善而任之者無罰則亦何畏而重其任也。我國朝故有連坐舉主之條。其後吏部虞于責備遂廢不行。至倪文毅斷然行之。參究如制時論翕然。夫使任而善者賞。任而不善者罰。有差則誰肯輕任人者。夫惟不輕任人而三途之中賢者

不患其不任矣。故曰議任以要其當也。究之則在乎撫按而已。撫按公則其視天下之才皆公家之役也。何分于三途。撫按明則其別天下之才若衡鑑之懸也。何患于眩亂。夫一方之吏至數十百人而撫按二人耳。擇一人以綜覈數十百人。此之謂提綱挈要操術要而收功博計莫便焉。故曰議撫按以司其權也。嗟夫古之取士舉二盜秦穆公用由余彼盜賊下人夷狄異類往往登之朝廷坐之國郡而不以為非矧三途士哉。卽如國朝黃福以貢士黃士奇以儒士

胡儼以舉人繇斯以談士何常有。遇以庸衆人彼將庸衆人自爲也。遇以國士彼將國士自爲也。故愚以爲三途並用之法誠行而酌于愚之所爲五議者則亦庶乎足以網羅天下士矣。

以福日文節者可憾可憾

鄉書儲才議

浙錄

林欲楫

物不素儲不可以應卒人不素儲不可以投難忠不素儲不可以成信。國家所儲兵若餉。書生不敢知然可見於事前矣。遼左之授鉞登壇者均拔自投閒者也。緩置之急收之非異日者有人不任則今日者無人可任。陛下雖聖必居一於此且何以稱素儲也。夫儲人如儲木培之數十年而後可用之于一旦故不以有事急不以無事緩。鄉書者國士之儲也。而儲士於爾越如儲材於鄧林稱尤盛日按臣再疏

廣額所稱引王文成孫忠烈諸君子皆天下士也豈其繇它途以進則鄉實儲之。雖然諸君子亦各有所儲儲道德者衍良知之派。儲節義者折逆藩之謀。自其試鄉時神先告之矣。今上之遣臣為儲士耳。諸士言道德而亦道德言節義而亦節義。臣蹲蹲然亟收之竊意士若先臣之有所儲也。顧臣之傾士儲者以文而。國家之傾士儲者以任。夫文不難而任難。即任亦非其難者也。無必任心故難。賢者之任國也。必之而已矣。萬駿之躑躅不如一驥之必馳也。萬人

之縮手不如一夫之必往也。試以士論士。今抽靈寸管營睫。千秋思湛於風雲。月露之中而神遇於牝牡。驪黃之外。誠必之也。射虎而飲石。操柁而移山。必入者無不入。必舉者無不舉。猶之士也。安所不靈變而臣竊慮諸士有能必之任。而誤用於所不必者也。夫事有必然物有不必有士知之乎。有利必有鈍有譽必有毀。有生必有死。事之必然也。必然者無覩其不然也。千金之璧借之人而還焉。不憊憊也。知其非有也。夫榮名膺仕猶千金之璧也。借之造物亦還之造

物。士行且有之而不必有也。士所自有者七尺之軀耳。然後乃今不自有而為國有一腔熱血。何任不可必哉。諸士亦嘗東眺夫潮乎。其來也電激雷轟。鯨吞鰲走。四時不爽其信。百折不易其東。氣決于必赴也。乃說者以為伍大夫之怒。故政謂夫四時靡爽。百折必東者。忠臣之氣似之。豈真有白馬乘潮出入哉。故潮決於必赴。士矢于必任。必赴者以海為歸。必任者以國為的。臣觀今日遼左所患。惟是無必任之人。故至此。臣所為徘徊慨慕於文成諸君子而不能自己。

者也。宋臣蘇軾讀慶曆四賢詩。想見其人。或曰孺子何用知之。軾曰。彼天人也。耶則軾不敢知。若猶人也。何為不可。今諸君子等人耳。必任者亦若是。諸士生其鄉。母多讓也。臣聞里母之字其子也。視其所不足者而譙之。越士之所不足者。非文也。故臣今者第倦倦與士言。任夫士有儲忠。朝有儲士。而國於是乎有儲備。一舉而三善收焉。臣以此知越多君子矣。在鄉書者不可不誦斯文。

如多與之邑夫邑與地非小也而不以加乎一物之微蓋襄王之意非惜夫隧惜名分一隳不可復救也孔子非惜夫繁纓惜名器一濫不可復止也漢明帝以館陶之故寧賜錢千萬而郎官不與非惜夫郎官惜乎百里之名也故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曰苟非其人民受其殃後動以錯藉口不思錯之策用其虛可也用於暫可也若以為當然而數數用之則襄王之所靳孔子之所惜明帝之所不肯與者其將謂之何哉是故策一也文帝用之則為權武帝用之則為

濫桓靈而下不足論矣名器所在朝廷用之重則人得之難而天下視之亦重用之輕則人得之易而天下視之亦輕輕重如此然而不能固守者何與非以財用之不足乎為政者誠能裁省冗費則財用足財用足則掄選必當其位而名器重名器重則朝廷尊而天下治此最知本之論也



卷廿八終

夫色與地非小也而不與



微蓋襄王之意非借夫隱借名分一舉不可復也漢明帝
孔子非借夫笑繼借名器一濫不可復止也漢明帝
而天子亦以此最味本之端也即官不與非借夫郎官
既且以似數必當其益而各器重各器重則辟或尊
則用之不呈平漁如昔辨游其言武費則極田其根
下雖之亦變強重成此然而不節則教習何與非以
器之難而天子雖之亦重則之變則人皆之是而天
蓋賦靈而不下其端矣各器則亦厚或則之重則人

古今議論參卷二十九

林德謀采公纂輯

閩中 施有翼爾奮訂閱

銓課議

薛登

方今才應經耶之流唯令試策武能制敵之例抵驗
彎弧若其文擅清奇便充甲第藻思微減旋即告歸
以此收人恐垂事實何者樂廣假筆于潘岳靈運授
辭于穆之平準文劣于長卿子建筆麗于荀彧若以
射策為最則潘謝曹馬必居孫樂之右若使協贊機

猷則安仁靈運亦無裨附之益繇此言之不可一槩
而取也至如武藝則趙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樞周勃
雖雄乏陳平之計畧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無指縱
之機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免主之效闔將長于
摧鋒謀將審于料事是以文淵聚米知隗囂之可圖
陳湯屈指識烏孫之自解入難之謀設高祖追慙于
酈生九拒之計窮公輸息心于伐宋謀將不長于弓
馬良相寧資于射策豈與夫元長自表妄飾辭鋒曹
植題章虛飛麗藻較量其可否也謹按漢法所舉士

之主終身保任揚雄之坐田議責其昂薦成子之居
魏相酬于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
義著則貪競之路銷自然朝廷無爭祿之人選司有
樞謙之士仍請寬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令其
試守以觀能否參驗行事以別是非不實免王丹之
官得人加翟璜之賞
秦少游有云用人要術不過資望兩者而已用人
以資則魁奇者沉抑如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揚子
雲位不過侍郎是也用人以望則矯亢者昂竊如

晉用王衍唐用房琯是也。惟以資待天下有常之士。而以望待天下非常之材。則二者足以相權而不至相礙。自是選舉不易之論。近時張伯起談輅云。言文者以辭華為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以騎射為先。而不知方畧。故陸機著論辨亡。無救河梁之敗。養繇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旨哉言也。

省官議

杜祐

議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建六官。各有徒屬。雖上文去質。吏衆事繁。然而條流不紊。職非重設。秦氏立制。多因時宜。漢初沿襲。後漸增廣。光武建武六年。廢罷四百餘縣。吏職十置其一。魏太和中。分命使臣省州縣。吏正始中。又并合郡縣等。晉太元六年。省七百餘員。隋開皇三年。廢五百餘郡。國家貞觀初。省內官六百餘員。詳設官之本。為理衆庶。所以古者計人置吏。故周官鄉遂。稱縣畿約人定。

員○吏○無○虛○設○自○漢○魏○晉○隋○暨○于○聖○唐○皆○因○戰○爭○流○離
征○繕○艱○勞○卽○省○吏○職○存○諸○方○策○晉○荀○勗○桓○溫○俱○有○此
議○息○人○救○弊○何○莫○繇○斯○昔○臯○繇○作○士○師○正○五○刑○今○刑
部○尚○書○大○理○卿○是○二○臯○陶○也○垂○作○共○工○利○器○用○今○工
部○尚○書○將○作○監○是○二○垂○也○契○作○司○徒○敷○五○教○今○司○徒
戶○部○尚○書○是○二○契○也○伯○夷○秩○宗○典○邦○禮○今○禮○部○尚○書
禮○儀○使○是○二○伯○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虞○部○郎○中
都○水○使○者○是○二○伯○益○也○伯○冏○作○太○僕○掌○車○馬○今○太○僕
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者○是○四○伯○冏○也○古○若

天子有六軍。漢家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則十二衛
神策等八軍。凡有將軍六十人也。臣竊見開元天寶
之中。四方無虞。百姓全實。大凡編戶九百餘萬。吏員
雖衆。經用雖繁。人力有餘。帑藏豐溢。縱或浮費不足。
爲憂。今兵革未寧。黎庶凋瘵。數年前天下簿帳到省。
百三十餘萬戶。自聖上御極。分命使臣。按比收歛。土
戶與客戶共計。三百餘萬戶。此天寶中纔三分之一。
就中浮寄。仍五分有二。出租賦者。減耗若此。食租賦
者。豈可仍舊如一州無三數千戶。置五六十員官。十

羊九牧疲吏煩衆顧茲大弊實思革之議者多云尚
有跋扈未庭併省官吏之後恐被罷者仕進無路別
有○依○托○且○糜○爵○祿○兼○示○隄○防○此○乃○常○情○之○說○慮○非○救
時○之○論○有○才○者○既○令○薦○用○不○才○者○何○患○奔○走○而○况○各
有○姻○戚○顧○戀○家○產○後○漢○建○武○六○年○減○縣○省○官○公○孫○述
隗○囂○未○滅○魏○太○和○正○始○中○則○吳○蜀○鼎○立○晉○大○元○六○年
吳國尚在隋開皇三年陳氏割據皆招羅俊乂志相
吞滅此時猶不慮有失賢資敵務以救弊爲謀今因
悅之徒並是庸瑣繁刑暴賤勿恤軍戎衣冠士人遇
如奴虜豈比公孫述諸葛亮之在巴屬孫權陳霸先
之有江南固無范雎業秦賈季強狄之慮斯斷可知
矣。

有。跋。扈。未。庭。併。省。官。吏。之。後。恐。被。罷。者。仕。進。無。路。別。有。依。托。且。糜。爵。祿。兼。示。隄。防。此。乃。常。情。之。說。慮。非。救。時。之。論。存。才。者。既。合。薦。用。不。才。者。何。患。奔。走。而。况。各。有。姻。戚。顧。戀。家。產。後。漢。建。武。六。年。減。縣。省。官。公。孫。述。鬼。豈。未。滅。魏。太。和。正。始。中。則。吳。蜀。鼎。立。晉。太。元。六。年。突。國。尚。在。隋。開。皇。三。年。陳。氏。割。據。皆。招。羅。俊。乂。志。相。文。齊。北。齊。南。陳。燕。趙。類。業。素。實。率。懸。殊。文。繁。滿。漢。百。戰。戰。戰。豈。此。公。孫。述。滿。漢。文。齊。等。語。豈。非。亂。說。耶。

察吏議

黃景昉

虞廷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臯謨所載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亦以九德論其官。周冢宰歲終則令各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其制視虞夏稍詳。維時太和在成。周宇宙間有繇然矣。三代以來惟漢吏治蒸蒸日上。宣帝綜覈名實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公卿等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故朱邑以治

古今詩話卷二十九
行第一入爲大司農。尹翁以盜賊課爲三輔最。韓延壽以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召信臣爲百姓興利賜黃金四十觔。義縱朱博尹賞皆縣令高第入爲長安令。他如黃霸龔遂輩俱雅意安民循良之譽史不絕書。至唐每歲尚書省諸司具州牧刺史縣令殊功異行皆上於考司。而以撫養役使者爲功。宋太祖時州縣官撫養有方戶口增益者各准見戶十分加一分。刺史縣令各進考。若戶口耗者准增戶法減一分降考一等。二代之法皆欲安民也。而治效不逮古。總之

臧否之法多繇請托。致令考功者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而不知簡書愈繁。官方愈僞也。如是卽欲比隆於漢庸可得乎。國家三年一計吏自郡國岳牧贊成而上。總以太宰參以臺省。廉訪旣詳彰輝互用。察吏之術蓋稽虞商周而遠過漢唐宋矣。邇來功令日煩。民生日蹙。果朝廷之德意在期會簿書而軫恤未必周察。薦剡之稱揚祇紙上空言而撫循未有寔績耶。夫課吏而不寔寔績僅以文飾當之。百相欺百相誑。一人而夷跣其身。一時而毀譽其口。

聖王不治民治吏以此

詭而投遂詭而錄詭而錄復詭而營於是。有繭絲之計。原工而謬託保障以欺人。鷹鷂之擊無已而過。獎鸞鳳以欺世。幾見簾垂晝日。若果務簡事理。乎幾見金卻暮夜者。果清畏人。知乎幾見露覆桁楊者。果因罔盡空而貫索銷沉乎。峴山之片石難憑。庭水之投書罔據。安望其淳化浹洽。以幾察吏無遺術哉。無已則察吏於吏。不若察吏於民。夫民之於吏也。必取其。所愛。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千萬人愛之。則千萬人之吏。撫民以吏。察吏還以民。

故曰民者吏之程。夫誠以民察之。不虛憑銓叙之進。退而更試其慈刻之事端。中牟之雉。果馴。即潁川之鸞。不集。不害其為異也。畏壘之情。既真。即厨傳之飾。不聞。不害其為能也。撫字之心。既勞。即催科之政。果拙。不害其為仁也。子曰。賈所生男。以鄭為字。即不配食縣社。不害其為遺愛也。而後循吏不必獵廉吏之名。不必飾文吏之貌。不必張才吏之幹。局庶幾吏治源清。民生有濟乎。雖然。吾欲吏有恩撫民。而無法以御吏。即欲計安民生。能無阻格哉。夫事責其無可他。

古學論語卷二十九
端則易成。機逢其有所旁撓則多敗。故一在弁功。令以任者而關議者之口。則蝸蟻爭鳴。以任任事者而分任者之權。則必肘易掣。故一在寬事權。百丈而塹。豎儒可凌而上。數尺而峭。樓季不敢窺而下。故一在嚴賞罰。共驩不能爭。禹稷之坐水土。不必攘稼穡之成。魚不假足於獸。鳥不借甲於龜。故一在明器使。凡民樂於久道之化成。則易就。而駭於目不習見。則常格。故三代之盛。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興。牧守有子孫焉。故一在重文任操。此五者以馭吏庶。責成寔而報効多矣。然愚猶有說焉。守理之於州縣。聽睹綦真。司道之於府廳。整齊較一。然而白裹能蹄青蚨。能羽有力負之而行。又何暇從赤子問枯苑乎。天下之患莫大乎有體面無風力。有情分無精神。則欲察吏以安民者。當自司道守理始。而此司道守理者。又環而聽殿最於一人者也。惟聖天子秉衡鑑於上。舉所上循良者。卓異者。一一廉其治狀。有不寔。卽以其罪罪所舉者。庶人心震肅。提其綱。而目自理。何患吏不得人。澤不下究。而民不安哉。

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奸邪之臣炫奇以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奸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失在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餽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矣。

乞不用贓吏奏

包拯

臣聞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今天下郡縣至廣官吏至衆而贓污摘發無日無之。泊具案來上或橫貸以全其生。或推恩以除其釁。雖有重律僅同空文。貪猥之徒殊無畏憚。昔兩漢以贓私致罪者禁錮子孫。矧自犯之乎。昔太宗朝嘗有臣僚數人犯罪並配少府監隸役。及該蒙赦宥。謂近臣曰。此輩既犯贓濫。只可放令遂便。不可復以官爵其責。貪殘慎名器如此。皆是先朝令典。固可遵行。今後乞臣僚犯贓抵

罪不從輕貸縱遇大赦更不錄用或所犯若輕者只得授副使使佐如此則廉吏知所勸貪夫知所懼

子孫世自其父平昔太宗時嘗有司命人其罪甚重必自其父及姑榮然嘗謂曰此皆如外朝

爭吏說

祝允明

吏所以止民之爭而吏之爭于民甚于民之相爭也民之爭求止于吏爭于吏將焉止之故置吏者必先求其不民之爭者而後求其止民之爭然後可不然

楊升菴先生每言孔北海大志直節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王勁辭孤憤而與垂拱四傑為列王逸少有經濟才而為書名所掩後世但以翰墨稱

之○藝○之○為○累○大○哉○李○禿○翁○曰○藝○又○安○能○累○人○凡○藝○
之○極○精○者○皆○神○人○也○况○翰○墨○之○為○藝○哉○愚○於○先○生○
亦○云○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亦云' and '翰墨'）

糾避事武臣疏

于謙

嘗謂竭力盡心乃人臣之當務懷奸避事在國法
所難容切照寧遠伯任禮本以庸流叨居重任所宜
感激奮勵不避艱危用竭犬馬之勞以圖涓埃之報
可也今本官外示退遜而中藏詐謀身躋顯榮而心
無補報膏粱絀綺縱嗜欲以為能介胄干戈咸捨置
而不問先年甘肅鎮守惟務營私利已不能禦侮安
邊窺見邊務方殷遂乃上章辭職既蒙取回赴京自
合辭祿致仕却又不安本分望外希求計囑昌平侯

古今詩話卷十九
楊洪奏保伊曾經戰陣精神未邁乞令管軍以備調用已蒙 欽准本官今在三千營同楊洪操練軍馬並無寸長可稱亦無一策可措近該本官照得紫荆白羊倒馬關口等處易州涿州保定真定通州係屏蔽京師緊關衝要去處合當增兵守備遣將巡督議擬摘撥官軍委官統領前去臣等爲見任禮係先朝舊臣邊郵宿將若是簡拔任用必能宣力竭忠豈徒望其禦侮折衝而實賴其發縱指示乞請 勅令本官統兵于前項地方關口內外往來巡守已于

本年四月二十六日奏 准行令任禮欽遵去後豈期任禮罔顧人臣之義終懷負國之心奏稱年老不堪領軍切詳任禮先該楊洪薦伊在京管操軍馬欣然就事畧無難色及改擬前去畿甸巡守輒稱老病不肯啓行臣等切惟周之姜尚八十而佐武王滅紂興周漢之趙充國七十餘而請自將屯田以降先零今任禮年齒無姜尚充國之邁又况各關各城去京不遠當此人心搖惑之際 國步艱難之時本官一身体戚實與 國家共之今却不思忘身而濟難乃

敢方命而孤恩原心實出於奸謀論罪當加于極典
 及照楊洪明知任禮倚老推奸不肯盡心為國意
 在擅作威福暗邀人心聽囑托朦朧薦舉夫以任禮
 楊洪俱為大臣受恩深重手握兵柄身倚安危方且
 欺心玩法退縮顧望若此將何以為羣臣之表率
 朝廷之倚賴哉合將各官通行拿送清司究問治以
 重罪以為人臣懷奸不忠欺上方命之戒
 施爾奮曰忠肅既稱任禮並無寸長可稱亦無一
 策可措復請勅命統兵設使任禮欽遵忠肅竟

以要衝之處委之無寸長一策之人乎

及照楊洪明知任禮倚老推奸不肯盡心爲國意在擅作威福暗邀人心聽囑托朦朧薦舉夫以任禮楊洪俱爲大臣受恩深重手握兵柄身倚安危方且欺心玩法退縮顧望若此將何以爲羣臣之表率朝廷之倚賴哉合將各官通行拿送清司究問治以重罪以爲人臣懷好不忠欺上方命之戒
施爾奮曰忠肅既稱任禮並無寸長可稱亦無一以要道之數委之無寸其一策文人平

考舉鄉官議

聶豹

臣伏讀景泰三年貢舉事例內一款畧云官員罷職委無贓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內外官員指陳實跡薦舉赴京考用臣欲推廣此意凡士夫家食者不論其職之崇卑官之罷否俱令監司府州縣等官察其居家所爲或善或惡皆從實錄密以申于巡按衙門有司畏勢希寵所申不實按察衙門皆得查究糾劾巡按衙門復加察識定爲考語直以申于吏部吏部兼舉而總察之其未罷職者則以其居家之事

古今言部卷十九
跡參諸居官之政事善果相符歟則不次超用可也
惡果相符歟則卽日罷去可也二者之間功過相準
則酌量重輕以爲進退可也其已罷職者丘園之責
果能孝友和睦清率恬靜則不可以其前日之失掩
其終身之善起馮唐于已廢以發潛德之光可也惡
者則前日雖已罷黜今日尤當創懲奪惠卿之官爵
而誅奸諛于旣死又何不可之有哉是不惟可以遏
其挾制官府奸貪狼籍之威而亦可以勵其老當益
壯退思補過之忠者也

